

钱江女

王韦 / 著

这是一场女人之间的战争，为家业继承各施手段，针尖对麦芒，明枪对暗箭，演绎出一幕幕让人扼腕痛心的人间悲喜剧来……

继《茵香河恩怨》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钱江女人

王伟/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江女人 / 王伟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190-2021-7

I. ①钱…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5179 号

钱江女人

著 者: 王 伟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金 文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编辑: 郭 锋

责任校对: 王洪强

封面设计: 凤凰树文化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3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mail: clap@clapnet.cn

guof@clapnet.cn

印 刷: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84 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2021-7

定 价: 42.00 元

主要人物关系表

冯德昌——冯府大老爷。

白玉屏——冯德昌大太太。

何如雪——冯德昌二太太。

夏林月——冯德昌三太太。

钱石兰——冯德昌四太太。

冯德信——冯府二老爷。

钱福顺——冯府管家。

阿春——白玉屏房中贴身丫鬟。

阿雪——白玉屏房中贴身丫鬟。

冯子枫——冯府大少爷，为白玉屏所生。

冯子桐——冯府二少爷，为夏林月所生。

冯秋云——冯府大小姐，为何如雪所生。

冯秋霁——冯府二小姐，为钱石兰所生。

仁昌——为冯德昌与静心师父私生。

孙立人——冯家霞山盐场掌柜的。

刘庆祥——盐工。

刘雨荷——刘庆祥的二姑娘。

李阿喜——盐工。刘庆祥邻居，雨荷相好。

曹老四——本名：曹木仁，码头掌柜的。

郝玉龙——省警署衙门次长。

子规——夏林月房中丫鬟。
紫薇——夏林月房中丫鬟。
白麻子——桂花镇镇长。
文怀远——钱江书院先生。清乾隆年进士。
曹攀——曹老四二子。
郝斌龙——集兰县警察局局长。
阿六——乡下水泥匠。
静心——白云寺住持，原俗名：素月。
易乐山——省盐务署署长。
熊麻子——本名：熊天野。省会金州市国军城防司令。
李六娘——熊麻子的太太。
何茂财——何如雪娘家爹。
薛桂花——春来茶馆老板娘。
李二旺——薛桂花的丈夫。
稻田信子——料理店老板，日本间谍。
吴妈——钱江书院做饭的。
老杜头——钱江书院看菜园子的。
高虎——国军上海驻军司令部警备团团长。
李友渔——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仁昌理工学堂同学。
林竹筠——中共地下党人，李友渔妻子，仁昌理工学堂同学。

目 录

第一章	春卷	001
第二章	暗香袭人	030
第三章	书院深深	061
第四章	联起手来	082
第五章	女人不累	102
第六章	夺命漩涡	125
第七章	真相难白	147
第八章	藏在白云寺里的秘密	174
第九章	女大当嫁	198
第十章	女人善变	225
第十一章	出走	242
第十二章	桂子飘香	267
第十三章	世事无常	290
第十四章	打起来了	309
第十五章	死水微澜	333
后 记		358

第一章 春 卷

桂花镇的“春娘节”还有十多天才能到，冯府的大太太白玉屏便早早地交代厨房采购制作“春卷”的原料。这对她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因她借这个机会要与老二、老三还有老四这几位姨太太联络一下感情。作为大太太，她不想永远让人觉得她难说话，也有通融和蔼可亲的地方。

桂花镇的“春娘节”是女人们的节日，她让男人走开。只有在这一天，白玉屏才会像女王一样拾回自己的尊严。说句难听话，平日里三位姨太太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仗着她们人年轻，有老爷宠着，从不把她这个正室放在眼里。别看她们表面唯唯诺诺，百依百顺，其实骨子早憎恨着呢，认为她白玉屏永远都是个不可理喻的老妖婆。

“春卷”，是一种时令食品。将面粉加水加盐揉成团，擀成圆形的皮子放在平底锅里烙好，再将肉末、豆沙、生菜、猪油制好的馅摊在皮子上，然后将两头叠起，卷成长形下油锅炸成。“春卷”吃起来皮薄酥脆，馅料香软。各家做法各不相同，但主要区别都在馅心上，有大白菜肉馅的，有蟹柳馅的，有豆沙馅的，等等。馅心的好坏，取决于各家各户的生活条件，有钱的富裕人家，取材肯定讲究，山珍海味自然少不了。一般

贫苦人家只能采用日常生活材料，像白菜、萝卜、花生、菜油来制作。民间谚语有“一卷不成春”之说，春天来了，吃“春卷”主要图个吉庆，除自己享用外，还可用于待客。

桂花镇的“春卷”要在“春娘节”这天吃。“春卷”吃完，女人们则要聚在一起赏花，朝拜“春娘娘”，下来还要行沐浴礼，即净身。这些活动男人们是不能参加的。富人家则请匠人提早来家，用纸扎尊“春娘娘”神像摆在供台上，等“春娘节”到来那天供家中女眷朝拜。普通人家扎不起，则去公社里朝拜，那里有扎好的“春娘娘”。拜“春娘娘”除上香外，更重要的是要献上当日制作好的新鲜“春卷”作为供品，再就是要往“春娘娘”面前摆放的大瓷瓶内插上根柳枝，意喻“春回大地，风调雨顺”。

赏花其实就是“踏春”，去户外采摘细柳和野山花献给“春娘娘”。

最有意思的是行“沐浴礼”。“沐浴礼”是女人的事，男人们是不能靠近的。社里的“沐浴礼”是由“春娘娘”的化身来主持，一般由民间能说会道的女巫来担任。当晚，社里的女人们会聚集在供奉“春娘娘”的大殿内，依次一丝不挂地从“春娘娘”面前走过，女巫则会用一根柳枝蘸上花瓶内的圣水往每一位女人的胴体上淋洒。大户人家的女人则不去凑这种热闹，她们认为，在稠人广众面前暴露自己的玉体，是件不光彩的事情。一是不雅；二是有失富贵人家的身份；三是自己某些隐私还不被这帮人看个一清二楚？！“沐浴礼”不能不行。因此，到了这一天，她们就会从清凉山上的“白云寺”内请一位女尼来家里扮演“春娘娘”的化身主持“沐浴礼”。范围小了，自然也就少了一份不安，大户人家的体面也便保住了。

女人们行“沐浴礼”，据说是为了净身，驱除身体上某些污秽之气，有句话讲：“女人是祸水”。只有行过“沐浴礼”

的女人，往后的家庭生活才能幸福，人丁才能兴旺，家业才能发达。

桂花镇的“春娘节”，并没有选在“立春”或“三月三”开春过，而是铁定在四月初一这一天。有什么讲究就不知道了，只清楚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或许这个时节天气真正变暖和，生机勃勃，大地布满新绿，更适合行“沐浴礼”。不过有一种说法倒更值得可信，那就是传说很久以前，桂花镇的女人十有八九不开怀，即使开了怀也只生女不生男。民间有歌谣为证：“桂花镇，桂花镇，桂花镇的男人女人没有用。母鸡不生蛋，公鸡不打鸣。”有了这种名声，桂花镇的男人哪还能娶到媳妇？女人哪还能嫁到汉？男人娶不到外乡的媳妇，女人嫁不到外乡的汉子，只好自产自销了：桂花镇的女人嫁桂花镇的汉，桂花镇的男人娶桂花镇的女人。那你想想看，在女人多男丁少的情况下，有相当一部分女人从年轻活到老都要承受身边无男人的煎熬；那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是何等的凄凉？桂花镇的女人不死心，她们要与命运抗争。有女人就提出，要全镇的女人四月一日这天晚上到镇南山上去祭拜“天神”，希望“天神”能赋予桂花镇女人以神奇力量，让她们开怀生养，护佑她们后继有人，人丁兴旺发达。祭拜“天神”的时候，女人们都要带上当日做的“春卷”和家中最好的食物，敬献给“天神”。据传说那天晚上，女人们焚香献贡，祭拜完“天神”，就在往回折的路上，忽然一阵微风吹过，紧接着竟下起了小雨，雨细如丝，飘洒在脸上柔柔痒痒的，怪舒服。不一会儿，女人的衣衫就被打湿了，紧贴在身体上。在路过山下的一条小河畔，有女人为了遮风挡雨，就顺手折了小河畔的柳枝盘了戴在头上当斗笠。回到家，自己的男人瞧之，不知是视觉上的某种引诱起了作用还是别的原因，男人抱了她就去床上行那事，那种爽快劲儿从来都没体验过，让她如饥似渴，如痴如醉。过后，第二日她去

河边洗衣裳，几个女人撞在一起，私下聊起，都不约而同说有相同的遭遇，咯咯咯笑得开心，哈哈笑得前俯后仰，差一点腋下肋骨岔了气。形容说自己的男人是猛兽，弄得自己腰酸胯痛腿都合不拢，当然也舒爽得要死，你说男人这是咋了？下来之后，她们还偷偷问过别的女人，得到的答案竟然一样，也说那天晚上与自己的男人行了那事，言谈间脸涨红得像个要下蛋的老母鸡，满足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当然啦，这些开口就让人脸红的话，只在已婚女人之间传递，遇到尚未出嫁的姑娘和情窦未开的少女，是万不可随便与之乱打趣的，否则遭人白眼挨人骂。

说一说，笑一笑，日子从指缝里滑过，祭拜“天神”的事就算这么过去了，女人们该忙啥还忙啥。话虽这么说，然而，三四个月之后，奇迹在她们身上发生了，这些拜过“天神”行过事的女人，个个肚子都鼓胀起来，刚过完年就齐刷刷产下了男婴，其中有一人产的还是龙凤胎，没把家中男人、公公、婆婆乐死。有女人就说，之所以这些媳妇们能生下男丁，全得益于四月初一那天晚上祭拜了“天神”。“天神”显灵，就派“春娘娘”下凡保佑咱们。理由是：女人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春雨，那就是“春娘娘”的化身。乍一听，这话说得还真在情理中。从此，桂花镇的人们就将每年的四月初一这一天定为“春娘节”，以感谢“天神”的恩赐，“春娘娘”的眷顾。在这一天，全镇的女人们都要敬拜“春娘娘”，行“沐浴礼”，吃“春卷”。桂花镇也从此人丁兴旺，发达起来。不管咋说，时至今日，桂花镇已由历史上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发展到聚集有四五千户人家，三万多人口，远近闻名的大商埠。故事真实也罢，戏说也罢，在每年的四月初一这一天，“春娘节”桂花镇的女人们铁定是要过的。不光成年女人要过，就连尚未成年的女孩子也要过。可见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春娘娘”是多么

的崇敬。当然，在这一天，男人们也没闲着，他们会清扫院子，打扫屋舍，往角角落落淋洒艾水，将屋子内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一尘不染，专等自己的女人沐浴回来好上床睡觉。

现如今，除桂花镇之外，邻近的乡镇也过“春娘节”、食“春卷”。四月初一食“春卷”这一习俗，也便因此伴随着“春娘节”流传下来。

二

民国六年的四月初一如期到来，天空晴朗，万里无云，碧蓝如洗。冯府的大太太白玉屏从头到脚打扮得焕然一新。墨绿色的旗袍穿在她身上虽有点老气，但配以橙黄色的苏绣碎花柞丝坎肩，倒也不失几分柔情。高高的发髻之上，别上一对精致的雕花银凤钗，闪闪发亮。有些浮肿的脸上，显然用脂粉仔细扑过，白生白生的。经修饰后的眉和眼，大而有神。上下两片嘴唇火红，像刚从颜料盒里蘸过。左右一对串珠耳环前后摇晃。脖子上挂的是一条珍珠大项链，长长地垂在胸前。露出袖外一半的两只肥胳膊莲藕似的虽不咋好看，但却雪白雪白。手腕上戴着两只豆青玉镯，对比之下使她倒也不失几分女人的妖娆。本来尚算窈窕的身材，由于年老发福，反倒显得矮了许多，然也风韵犹存。咋说呢，尽管她穿金戴银，一个四十五六的女人，无论咋修饰打扮，岁月留下的痕迹总难掩去，美丽不再当年。白玉屏年轻时，可是镇上的一枝花，漂亮赛过天仙，否则凭冯老爷的眼将也不会看上她。

每年的这个时候，也就是逢四月初一这一天，冯府的大小女人都得听她白玉屏的指挥，因除老爷以外她就是这个家中的二当家的。若老爷是皇帝，她白玉屏就是皇后娘娘，其他女人就是妃子公主、宫女和下人。

东山的太阳已爬上天空老高。白玉屏在阿春、阿雪两个贴身丫鬟的陪伴下，一路向自家的后花园走去。冯府的后花园建设在深宅大院的后方，坐北朝南，一半平地一半靠着山。靠山的部分，说是山，其实就是一斜坡，地势起伏较平缓。坡上竹木茂盛，景色宜人。三人出了院内右边的一道拱门，再向右一拐，直直穿过北面的一段长廊，出后门便来到后花园。然后，再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往前行走，过一座小桥，向左再爬一段缓坡，就来到了坡顶的望江亭。登得亭来，举目远眺，眼界顿然开阔。棋盘式的冯家大院尽收眼底，房屋布局错落有致，粉墙黛瓦，一片清幽。再向前望去，悠悠钱江就像横在眼前。在钱江的对岸，则是雄伟的白鹤楼，隔江与冯府的望江亭遥遥相望。极目尽处，起伏绵延的青山堕入天边云海之中。望江亭内，已有下人安放好桌椅板凳，金黄的“春卷”也早已摆上桌，一溜排开，足有十七八九盘之多。另外，桌上还摆了几瓶桂花酒以及其他一些糕点果品之类。丫鬟下人们齐刷刷侍立一旁，专等主人到齐好开席伺候。

这里且说白玉屏的一只脚刚迈上望江亭，就有丫鬟下人和早到的三位姨太太齐声向她请安。白玉屏眯着眼睛笑笑，然后朝她们点点头，俨然《红楼梦》荣国府里的诰命夫人贾母，神态那样的自若。大家忙将她恭敬地迎入席中央就座，她也示意大伙坐下。二太太何如雪、三太太夏林月紧贴着白玉屏左下首座了，四太太钱石兰则在她二人的正对面右下首坐下。今天除白玉屏打扮一新外，其他三位姨太太也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不甘落于人后，像要盖过谁的风头似的。白玉屏虽脸上绽着笑容，其实内心早已不爽，这也难怪，作为一个女人，放谁都会萌生妒意。

就说三太太夏林月吧，一身枣红碎花软缎旗袍，紧紧地裹在她那娇娆的身材上，显得格外扎眼。那高高耸起的乳房就

像两座小山丘，向谁示威似的；再瞧瞧她那紧实的后臀，从腰际向下滑去，突然一个鹧子翻身炫耀似的高高向后翘起。一双粉嫩的臂膊，再佩以满绿包金的玉手镯，将人衬托得煞是好看。你再瞅她那玉笋似的十个手指头，肤色细腻且白嫩，仅钻戒就戴了好几个。椭圆的脸上，一对丹凤眼总是那么水盈盈。一张嘴，语未出，先是一阵香风扑过，把对方给融化了。乌黑的刘海齐眉掠过，左右头上则别了红的绿的花和金钗银钗，鲜艳夺目。

夏林月今年已是三十六七的人，因肤色好，整天梳妆打扮得花一样，乍一看，就像是二十刚出头的大姑娘。夏林月出生于官宦人家，自小生活在条件优裕的环境中，长大嫁人后，仍保持官宦人家的生活作态。除穿着打扮讲究外，心里咋想的，她从不外露，遇啥事都要做足面子功夫，让别人总猜不透她的真实意图。夏林月人虽生得如花似玉，却嫁给了已有两房太太的冯府大老爷冯德昌做妾，当然非家人强逼或冯家人的死拉硬拽和要挟，而是她心甘情愿，非冯德昌老爷不嫁。也非她看上冯家什么好东西，一个生活在省城的官宦人家应有尽有，哪能看上乡下一个土老财的什么呢。那她这是为什么呢？原委很简单，那是由于省城闹“捻子”，当时“捻子”提出的口号是：“杀贪官，均贫富。”夏家在省城是当朝的世袭官宦，也处在“捻子”的扑杀之列。有一年的一天晚上，乡下桂花镇冯府的大老爷冯德昌，前来夏家找时任省巡抚衙门盐政官的夏伯温商讨盐务上的事，突然一队“捻子”冲进宅子，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杀，不一会儿，家中妻儿老小下人就倒地一大片。夏伯温见状，知情况紧急，要采取措施已来不及，遂与冯德昌一起拔刀应战。当他获知小女夏林月此时尚在后院阁楼上时，遂吩咐冯德昌快去后院救小姐。冯德昌虽家中已拥有两房太太，但要论年纪也就三十五六岁，年轻力壮，身板结实，他与夏伯温一起

干掉了几个“捻子”后，趁机抽出身来赶去后院救小姐。当他火速赶到后院，但见一帮“捻子”已向阁楼之上冲击，大呼小叫。夏林月小姐在阁楼上望见楼下一帮人灯笼火把喊杀喊打，早就吓得吱哇乱叫，尖声大喊爹爹救命。冯德昌一个箭步冲上去，对冲击阁楼的“捻子”举刀就是一阵猛砍，一口气接连放倒六七个“捻子”，情况方才扭转。他踩着“捻子”的尸体攀上楼去，此时的夏林月小姐已被吓傻。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从阁楼上弄下来，然后领着她杀出一条血路从后门逃了出去。待他将小姐安排在一安全之处后，回过头来又去搭救夏伯温夏大人。当他再次返回原处时，夏伯温已经倒在血泊中，披头散发没了呼吸，身上被乱枪戳得到处都是窟窿，血流不止。此时“捻子”已撤退，冯德昌扑上去抱住夏伯温就大喊：“大人，！夏大人！你醒醒！你醒醒！”不知是命不当立刻就绝，还是夏伯温放心不下女儿，最后悠着一口气，竟然睁开了双眼。他望着冯德昌从口中吃力地吐出几个字：“德……昌，小……姐，就……托付……给你了。”说完，还未等冯德昌回答，便脑袋一歪气绝，再未能唤醒过来。事后，冯德昌安埋了夏伯温及其死去的家人，领着夏林月小姐回到自己所在的桂花镇。桂花镇虽比不得省城热闹，但却山清水秀，水陆交通也还算便利。受夏伯温的生死嘱托，冯德昌就将夏林月小姐安排在自家住下。当时夏林月刚满十八岁，正处在青春妙龄时节。出出进进冯府，日子一长，难免惹出一些与老爷相关的闲话来。闲话一多，夏林月便索性提出要嫁给冯德昌，这让冯德昌府中上下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冯德昌都已有两房太太，怎可能再娶一房？再说啦，一个十七八岁，一个三十六七岁，年龄也相差悬殊，绝对不可能的事。另外，一个省巡抚衙门盐政官的千金，怎会下嫁给人做小？而且还是三房。看来她是受不了别人的闲话，赌气闹着玩罢了，当不了真。对于冯老爷来说，他也绝对不可能接受，

人家这是落了难才寄人篱下，若这样做，岂不是乘人之危，能对得起夏父的嘱托吗？！毋庸多想，他便一口回绝了她的要求。不过，他答应在本镇或省城朋友中帮她寻一门好亲事。过后，冯德昌还真托人帮她寻得几位，有本镇富裕人家的子弟，也有省城契友同行府上的子弟，人才模样都不错，可均未中夏小姐的意，她一心要嫁给冯德昌，做小也愿意。她说冯老爷是她的救命恩人，今生今世就是做牛做马也报答不完，别说做小了，她不怕人说闲话。咋办？这可难坏了冯德昌，无奈，他只好硬着头皮去做大太太、二太太的工作。事情到了这一步，大太太、二太太只好允了他娶夏小姐为妾。就这样，夏小姐也便名正言顺地成了冯府的人，做了冯老爷的三太太，从此没有人再敢说她的闲话。初入冯府的门，还时常挨老大老二的挤对，后来生下了儿子子桐，方不再挨她们欺负。

二太太何如雪，今天反倒一身素色打扮，从头到脚收拾得清爽，人前人后显得格外利落和一尘不染。光滑的头发，一根是一根，凌伶俐挽了拢在后脑勺结个大纂用黑丝罗套住，然后再用一只精致的银凤钗插上。端庄而秀气的脸庞只略施粉黛，就招人喜欢。一副燕尾雕花金耳环挂在左右耳垂处闪闪发亮，衬托得整个人不但精神而且聪颖脱俗。一件蓝黑白相间用深棕面料滚过边的格子无袖旗袍，穿在她身上是那样的合体。虽也生过孩子，但身段仍旧保持得那么匀称，腰是腰，臀是臀，一对酥胸照样丰挺有力，似要与夏林月争高低。可以这么说，这两人在一起，虽有相似之处，却非同路人：一个是艳妇，一个是贤妻良母，各有区别。这也不奇怪，一个出身官家，总带那么点娇气；一个出生乡野手艺人，虽端庄俊秀，却也不乏小家子气。何如雪感叹自己唯一的硬伤，就是不该生的是女儿。女儿秋云虽长得如花似玉，美丽可人，但毕竟是个丫头，顶不得门户，更不能为冯家传递香火。她何如雪在冯家虽贵为二太

太，但见了老爷自觉先比夏林月矮了一截。有啥事，她只能背地里叨叨几句，若要摊开在桌面上，她还是没这种勇气，她担心说不好惹老爷生气，怪罪自己多事，反而弄得没面子，落一身的不是。二太太何如雪娘家是本镇人，住在乡下柳桥村。父亲何茂财是个裁缝，在镇上经营着一爿裁缝铺，难怪何如雪穿啥都是那么合身。当年她嫁进冯府，并非自愿，而是冯德昌老爷托人三番五次提的亲。起初，她直摇头，一百个不愿意，哪有一个黄花大闺女去给人做偏房？不光她本人不同意，父母也一概反对。但经不住媒婆巧舌如簧地瞎戳弄，说冯德昌的大太太不能生养，进了门能生个一男半女，那往后的事还不是你说了算。再说呢，冯老爷为人也不差，能攀上冯府这门好亲事，今后你何家何愁不发达？可话又说回来，拒绝也容易，人家可不是强逼你，人家主要是看上你如雪姑娘这个人，模样好，孝顺，又会持家，否则，放别人，人家还不肯呢。你们也想想看，你家的裁缝铺，连同现在所住的这个院落，可都是租赁冯家的，若亲事不成，冯家能不收回吗？冯老爷虽仗义，就算不收回，仍给你们用，可这租金能不涨吗？你何家人能承受得起吗？还有你家兄弟开的那染坊，还能继续经营下去？那也是冯府的地盘。是得是失，你们好好掂量掂量。

因何家是外来户，在桂花镇根基不稳，又没族里人帮说话，很需要找个靠山。当然，能有冯府庇护是再好不过了，可这给人去做小，一家人心里还是疙疙瘩瘩不顺溜。经反复权衡后，最终还是应了下来。不久，何如雪就被抬进了冯家的门，第二年便生下一女，取名秋云，因出生在秋天。

事情说来也怪，这大太太白玉屏嫁进冯府都五年了，终不曾开怀，就在何如雪生下女儿秋云的第二年，竟也怀上了，次年秋上便生得一子，把个冯德昌喜得嘴都合不拢，眼挤成了一道缝，他给儿子取名子枫，因也出生在秋天。这让何如雪脸

上很无光，甚至说扫兴，刚高兴还没几天，就一下从天上掉到地下，被冷落，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有人就说：“大太太白玉屏能怀上子枫，完全是何如雪进门帮她冲的喜，没有何如雪，她白玉屏哪来此等好事。何如雪年轻漂亮，正值怀春妙龄，能不激起冯老爷的欲望？一阵猛龙过江，何如雪怀上了，她白玉屏也便借了光怀了。”话虽说得有点邪乎，但何如雪耳朵里听了不免感到一丝慰藉，谢谢有人帮她说话。而冯德昌，拥有了何如雪，却总不能天天守着吃嫩草，隔三岔五也去大太太白玉屏那儿亲热一次，换换口味，同时也显得他一碗水端平。只因此，有分教，她何如雪今天才敢在白玉屏面前说话直起腰。每遇大太太对她不公，她总会说：“你当年能生了儿子，全因我冲的喜，要是没有我，你连个屁也放不出来！”白玉屏听了便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不跟你一般见识。”就再不言语。

至于四太太钱石兰，凭着年纪小，腰身柔软，穿啥都好看。今天，她只随便挑了一件粉色旗袍穿了，头顶插了几朵小花，脸上略施脂粉，并未刻意去修饰，应付应付，就已是花枝乱颤；倘若正经去做，那岂不是更加楚楚动人，夺尽她人眼球。她没有那么做，怕人说她小妖精。

钱石兰原是冯德昌房里的一名贴身丫鬟，在一次游园中，冯德昌因酒后乱性硬是把人家给睡了。不久钱石兰肚子变大，为了遮家丑，只好将她纳房做了四太太，钱石兰也因此摇身一变，由下人一跃变为人上之人。更因这次乱性，钱石兰竟也帮冯家产下一女，取名秋霁，秋霁这名字没啥讲究，主要是顺着秋云、子枫、子桐往下排。至此，冯府的四位太太可以说各有一子或一女，平分秋色。要说有差别，当然也有，就说大太太白玉屏，虽有儿子长脸撑着，但人毕竟一把年纪了，黄脸婆一个，难能与手下丰姿绰约的三位姨太太媲美，经常遭冯德昌的床头冷落也就在情理之中。二太太何如雪，虽生了女儿，但人